

歷史與空間

厥功至偉中醫藥

趙偉娜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日前第六次下廣東，第一站到珠海橫琴島，考察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該科技園已是打造中醫藥文化「一帶一路」國際窗口。習近平緣何選擇此地為考察首站？因為中醫藥是中國傳統文化高地，是名副其實中華國粹，是關係十幾億人健康的民生大事！

習近平非常關注中醫藥發展，在多種場合予以力挺。2016年3月，他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強調，要着力開創中醫藥養生文化新時代。同年8月，他與捷克總統澤曼會談時大力支持中醫藥在捷克和中東歐地區的推廣和應用。是年12月，中國政府首次發表《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宣佈「中醫藥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中醫藥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期。」

中醫藥又稱中華傳統醫藥，作為民族文化瑰寶，它為華夏兒女繁衍昌盛作出歷史性偉大貢獻。中醫藥發展歷程和它的科學價值和文化特點，都令世人驚艷！包括內科、骨科、兒科、婦科、針灸理療科、治未病科和中草藥飲片與膏、丹、丸、散等各種製劑的中醫藥，獨具「簡、便、驗、廉」特色 and 預防、保健、養生、康復等優勢，可謂厥功至偉值得大讚！

中醫古稱「杏林」，史上杏林名家眾多，扁鵲、華佗、張仲景、皇甫謐、葛洪、孫思邈、錢乙、朱丹溪、李時珍、葉天士等「十大名醫」更是傑出典範。股骨頭壞死和癌症是棘手的常見病，中醫採用活血化癥、祛腐生新之法，不傷元氣而療效顯著，還經濟安全，病人少受痛苦，患者也樂意接受。

春秋時「神醫」扁鵲有兩個故事：一次，晉國卿相趙簡子因操勞過度突然昏倒，五天不省人事。扁鵲為他按了脈，從容道：「不出三日他必康復。」兩天後趙簡子果然醒來；又一次，扁鵲見齊國國君齊桓侯氣色不好，斷定他有病，說如不治必會加重。桓侯不信。五天後扁鵲又見桓侯，觀察後道：「你的病已到血脈，快治吧！」桓侯仍不聽。再五日，扁鵲對齊王正色道：「你的病已入腸胃，再不治就沒救了！」齊桓侯仍不聽。

聽。第四次見到桓侯，扁鵲轉身便走，說：「當初齊桓侯病在膚表，湯熨即可治癒，病入血脈後用針灸也可治；病到腸胃時用酒劑尚有救。如今他病入骨髓，沒治了！」果然不幾天齊桓侯就一命嗚呼。

中醫診療講究望、聞、問、切，宗旨是「大醫治未病」。扁鵲與魏王一段對話很有經典涵義。扁鵲弟兄三人均為名醫。某日扁鵲為魏王針灸，魏王問他：「你們兄弟誰醫術最高？」扁鵲答曰：「長兄最高，我最差。」魏王詫異。扁鵲說：「我大哥治病於病發之前，人們不知他在剷除病源、防患於未然，醫術雖高但不易揚名；我是治療病情發作之後，大家見我為患者把脈開方、敷藥刺穴、割肉療傷，讓不少病家化險為夷，大家就以為我醫術高於兄長吧。」

近年間隨著西方文化進入，中醫藥的科學性、療效性和傳承性屢受質疑，中西醫之爭也曠日持久。透過歷史煙霧，古老的中醫藥卻像一位仙風道骨的長者，以不變應萬變，成就世界醫學的傳奇。2003年SARS爆發，廣州中醫藥大學一附院創造了病人零死亡、醫護零感染、病人零轉院的奇跡，粵省參與救治非典的中醫醫院創造出病亡率全球最低紀錄。2015年中國藥學家屠呦呦以青蒿素榮膺諾貝爾醫學獎，再向全球炫示中醫藥神奇魅力。屠呦呦的成功，正是源於東晉中醫名家葛洪《肘後備急方》的思路和技法，青蒿則是古賢認定的中草藥。

唐由之是我國著名中醫眼科專家，1975年奉命為幾近失明的毛澤東醫治白內障，他採用中醫「金針撥障術」使主席恢復了視力，毛澤東高興地為唐由之題字「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唐代詩人白居易「盒中空燃決明丸，金針一撥日大空」詩句，寫的正是「金針撥障術」。唐由之選以此為朝鮮領袖金日成、柬埔寨首相賓努成功做了手術。他在「金針撥障術」基礎上獨創「白內障針撥套出術」，榮膺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和「愛因斯坦世界科學獎」。

「中醫外交」頻頻為國爭光。1961年印尼「獨立之父」蘇加諾總統患嚴重腎病，因腎結石無法排尿，西醫只有切腎一法。蘇加諾聞知中醫神



奇，向我國求援。周恩來總理派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赴印尼，診斷後吳教授讓蘇加諾服用中藥，一舉排出結石，蘇加諾高興道：「中國的『咖啡』（中藥）太神奇啦！」三個月其全面康復，印尼媒體大讚中醫，吳教授獲授「偉大公民」勳章。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因肩周炎備受折磨，歐美名醫回春乏術，選判他「老年不治症」。1991年李光耀向中國求援，著名正骨專家葛長海親赴獅城。葛教授採取拇指指刮法、雙手捏法、抓抖法及雙手虎口搓法等中醫技法，為李光耀理氣活血、疏通經絡，不到三個月就治癒李的頑疾。罹患癌症的新加坡總統王鼎昌和總理李顯龍，也經中醫專家妙手回春。如今許多外國元首訪華時都會請中醫治療癱瘓。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和吉爾吉斯斯坦總理阿甫爾加濟耶夫等嘉賓，多次到三亞療養、接受中醫診療。

為大力推廣中醫藥、更好服務人民，我國每年舉辦「中醫中藥中國行」活動，反響強烈。今年主題是「傳播中醫藥健康文化、提升民眾健康素養」，各地均以多種舉措配合這一盛事。中醫藥在香港也廣受青睞，饒宗頤、邵逸夫、金庸等長壽老人，均得益於中醫養生之道。「中醫中藥中國行香港活動」也受港人熱烈歡迎，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黨組書記魏艷紅簽署《關於中醫藥領域的合作協議》，以多種舉措力推兩地中醫藥發展。

中醫素有「醫者仁心」之說。17世紀西班牙哲學家格拉西安說「只有醫道高明的醫生才懂得何時不開方」，這與中醫「大醫治未病」如出一轍。今天，中國迎來史上最好的黃金發展期，中醫藥像其他領域一樣迎來明媚春光，這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重要見證，誠如詩人雁翔云——世上至寶乃生命，望聞問切治未病。簡便驗廉中醫藥，千古國粹貴精誠！

書若蜉蝣

葉輝

從月溪法師到錢穆

且說月溪法師早年肄業於上海震旦大學，精通英語及法語，亦涉獵西洋哲學，遂遍遊及參悟江浙名山大梵刹，叩問諸大德，回滇之後出家而宏揚大法，禮靜安老和尚剃度受戒；出家於佛前，燃無名指及小指，剪胸肉掌大，三四十八燈供佛，乃發三大宏願：其一為不食美衣美食，樂修苦行永無退悔；其二為苦心參究三藏一切經典；其三為以所得悉講演示道，廣利眾生。

月溪法師其後謁牛首山鐵岩法師，得悉力參見性之法，遂日夜苦參，形容憔悴，乃至瘦骨如柴，至某夜聞窗外風吹梧桐葉聲，乃豁然證悟，通身大白曰：「哦！原來原來，不青不白，亦不參禪，亦不念佛，亦無生死事大，亦無無常」；遂信口說出一偈云：「本來無佛無眾生，世界未曾見一人，究竟了解是這個，自性還是自己生」；及至數日之後，往見鐵岩大德，告己有所悟，鐵岩大德曰：「汝證悟也，汝可再將傳燈錄印證，汝大事畢也。」

月溪法師著有《金剛經講錄》、《圓覺經講錄》、《楞伽經講錄》、《維摩經講錄》、《心經講錄》、《佛教人生觀》、《佛法問答錄》、《大乘八宗修法》、《大乘絕對論》、《月溪語錄》、《參禪修法》等多種。

事實上，西林寺依山而建，門樓牌坊上的匾額刻有「西林」兩字，左右刻有對聯一副：「西樓樓閣話——《人之三品類》，《身生活與心生活》及《人學與心學》，其後俱收錄於《人生十法苑宜修法》；林集禪門要學禪」；近入口處建有荷塔，長有

一棵高高的白蘭樹，最底層有三座建築物，有兩座為兩層高的建築，近大門入口處的兩層樓宇為客房，三層高西鄉園素食，而後方亦有一棟兩層高的樓宇；大門直入之後，拾級而上，可看到另一入口處「大悲顛門」，及至修建之時才遭拆除。

及至2006年，本港一名莊姓商人斥資逾三千萬元，購入西林寺業權，改建工程於2009年10月完工，改建成五幢可容納三千個骨灰位的骨灰龕堂，地政總署倒指出經營骨灰位，違反土地契約，遂勒令西林寺停止經營。

且說錢穆寄居在港之時，也曾住過的桂林街與鑽石山，俱為貧民區；幾十年後，當時的住房或許現在已不在了，樺樓所在處有如風景區，山下為西林寺，山頂建有房東的花園別墅。

就在此時，錢穆已年近七十，親往踏看後，深愛其簡靜之境，從而搬入新居，在此樓一直暫居，至離港赴台為止；據《師友雜憶》一書所記一段軼事，則為另一番風景：「夏秋間，忽颶風來，勢烈空前，山居破壞，屋頂多掀開。修理費時，臨時移樓下另一小宅，在樓上放一桌，余一人盡日握筆吟哦。較在耶魯寫初稿時，環境似更怡悅有加。」

及至民國五十五年（1966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錢穆就在台北《中央日報》連續發表三篇《樺樓閑話》——《人之三品類》、《身生活與心生活》及《人學與心學》，其後俱收錄於《人生十法苑宜修法》；林集禪門要學禪」；近入口處建有荷塔，長有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 (九十四)

明代高僧箸庵通問

醉人秋色月圓，但得今無處覓深山。越不心閒即閉關，秋分煙水閉關。月煙初水閉關，圓路關山。



明代高僧箸庵通問詩 素仲書畫 甲午秋日

箸庵通問（1604—1655），明末清初著名臨濟宗禪師。著作有《續燈存稿》十二卷、《箸庵問禪師語錄》十二卷傳世。明末已經無處覓深山了，高僧閉關也無須找深山，只要心閒即能閉關。閉關是僧人最重要的修行，有些僧人把閉關視為得道的證明，以換取信眾的信任。高僧一語道破，閉關並非如此神秘，心閒就正是閉關了。

粵語有一句很傳神的話：「唔得閒」，或者「好得閒」。得閒就是人生的福氣，特別是心閒，心閒可以修心，心閒可以欣賞大自然，心閒可以看世情。高僧說「如今無處覓深山」，我說「如今何須覓深山」，夜深人靜看到醉人秋色悟出佛性就是喜悅了。

浮城誌

好好生活

星池

早前，颶風「山竹」襲港，塌樹處處，滿目瘡痍。待十號颶風信號過去，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也落下，人們照常上班，提早出門。由於在風暴蹂躪後，交通極端受到影響，大部分巴士路線須停駛，鐵路亦未能提供正常服務，從電視新聞報道目睹市民滯留車站，奔波上班。不少人蹉跎半天，尚未能回到公司，一幕幕情景仍歷歷在目，感到心酸。近來，觀看了一齣本地創作的戲劇《I Sick Leave Tomorrow》，希望辛勞兼縲索的上班一族，紓一口氣。

望見劇名《I Sick Leave Tomorrow》，看似鬆懈，難撇清有不負責任之徒；可是，明天請病假，背後卻可以是員工在長期艱辛工作之下的必需品。當中以一個故事貫穿全劇，然後嵌進一些互動環節，使觀眾更為投入，拉近距離。劇中三名職員要角，在各自為政的不同部門工作，問題不斷湧現，經努力後終把問題處理，已工作了大半天。疲憊不堪的結果，或真病，或裝病，結果請了病假。他們，功勞被搶，上層卸責，三人成了犧牲品。或許是現實，觀眾亦見共鳴，全劇卻帶喜感，讓人選擇苦中作樂。

此劇於一個容納七十多名觀眾的小劇場上演，成功運用此條件，插入邀請觀

眾上台互動的環節。其實，早在開場前，呼籲了觀眾加入每場開設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群組，互動已開始，為觀眾暖身。在故事中段，嵌入名為《Sick Leave Master Class》的課程，演員化身三名講師，由如何在辦公室內扮作工作，怎樣裝作生病，至請假後康復過程，也會拉觀眾上去參與，劇終也從觀眾留言，揀選當中獨特的請假理由來即興演出，甚為惹笑，效果亦佳。演員張銘耀、韋羅莎和邱頌偉，經驗豐富，恰如其分，翻閱場刊，三人也有參與創作，還加上幕後兼任聯合創作及監製的亞賢，一起磨合出不錯的演出。全個演出尚算完整，互動環節時若能再掌控一下時間，會更為緊湊。

整個團隊，頗為用心，門票設計為考動卡紙，在不設劃位的小劇場內，找來一部打卡機，觀眾在入場及散場時必須打卡，實為特別且貼題。另外，還有更見用心的地方，如上述，此劇一場也為觀眾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開設了群組，儘管戲已落幕，可是群組仍在，劇的創作人員也言明會繼續聆聽觀眾的小故事及抒發的感受，讓事情不會就此結束，延續下去。此劇表達的主題，並非教人們裝病請假，而是希望觀眾在工作壓力下，懂得好好生活。

生活點滴

扁竹葉是故鄉山林裡的一種野生植物，葉扁、皮厚，形狀像竹編，皮厚似扁擔，我想，扁竹葉名稱的來歷，大概也就源於此吧。

扁竹葉喜歡生長在陰涼的地方，林蔭、溪畔、草坪乃至墳塋上，到處都是，極易生長，一籠一籠的，長得十分茂盛。於是有些鳥兒，就在裡面築巢。

扁竹葉是常綠植物，一年四季青綠綠的，但牛兒不吃，豬兒也不吃。它的用途只有三種，一種是溫糞，一種是製作豆豉，還有一種是入藥。

扁竹葉因葉片肥厚，是最好的青草肥料。陽春三月，人們用鐮刀把扁竹葉割回家，用刀切碎後背去撒到水田裡，扁竹葉發酵快，易腐爛，腐爛後將使泥土變得細膩肥沃，促使莊稼茁壯成長，秋季豐收。

來鴻

再過三十分鐘左右，音樂發表會即將開始。台下觀眾幾乎都盛裝赴約，年幼演奏者的服飾髮型更是精心設計，有備而來，難掩他們來到會場前必然經歷過一番嚴挑細選。他們不再是尋常陳舊的他們，彷彿連眉宇神情也嶄新許多。有些孩童利用剩餘時間反覆彈奏着曲子，提琴、吉他、烏克蘭麗麗、長笛和鋼琴齊聚一堂，聲線往高空拔尖，迅即壓低，又依循演奏廳的階梯結構拾級而上，展現攀爬特技。樂器從腹部傳遞而來的音波十分明朗，疏散了室內略顯凝滯的緊張。調音時發出的啾啾呀呀，雖不如演奏曲目那樣宛轉悅耳，倒能適當地混入其間，成為一種和睦共處的友善聲音。此起彼落的喧鬧，時高時低，聲韻頗長，忽然令我憶起從前為古箏調音的景象。

我的衣櫃裡，曾有一件藍紫色的擋風外套懸掛着，背面印着幾行詩詞。衣服淘汰後，顏色還記得相當清楚，近紫的藍，藍得像紫，感情融洽的藍紫色，富麗的海。很長一段時間我努力回想，卻怎麼也無法確定，衣服背後那片藍紫色的海到底漂浮着什麼樣的文字，是李商隱的《錦瑟》嗎？難道我們一直將「錦瑟無端五十弦」披覆在身上，用以阻擋強風，暫時隔離飄舞的小雨珠嗎？時間太久了，只剩下幾疊照片，然而照片裡的人們總是面對着我，笑得燦爛，誰也沒有留下那件外套的完整背影。後來才終於回想起來，那段文字應該出自於南朝，顧野王的《筆賦》：「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弦。既留心於別鶴，亦含情於採蓮。始掩抑於絃扇，時恰暢於升天。」當年訂製團體外套時，節錄了這些句子，印在背面。不是我設計的，也不是我挑選詩詞的，所以忘得特別快——這當然是藉口。

從字面意思來解讀，大約可看出古箏的弦

扁竹葉

羅大佐

製作豆豉也離不開扁竹葉。大人們將黃豆淘洗乾淨，在鍋裡煮熟後，在一個撮箕裡鋪上一層厚厚的扁竹葉，將黃豆撈起放到上面。再在上面放一層厚厚的扁竹葉。然後將撮箕放到裝有乾稻穀草的背兜裡，在上面放上一床破棉絮和蓑衣，蓑衣上壓一塊石頭，兩三天後，拿出來，黃豆就變成了豆豉，香味撲鼻。放到陶瓷罐裡，加點鹽巴和生薑水，就是濕豆豉，隨時舀出來就吃。如果用斑竹葉將豆豉包成一包一包的，用棕櫚葉紮好，放到灶孔門上面吊着的竹籃裡，一個星期後，農家柴火的煙味就把它的水分蒸乾，變成了乾豆豉。乾豆豉可以做回鍋肉，也可以生吃或用油煎來吃。不管濕豆豉還是乾豆豉，都噴香噴香的，成為鄉下農家的一道特色菜餚。而其中，扁竹葉功不可沒。

扁竹葉具有清熱解毒的功能，還可入藥。據《醫方類聚》記載，扁竹葉主治痔疾下血；根莖還可以治療急性乳蛾、急性咽喉痛以及解毒等。

扁竹葉的花兒很美。每年的四至五月，是扁竹葉開花的季節。扁竹葉花有的純白、有的淺紅、有的粉綠，微風一吹，蝴蝶一樣，振翅欲飛，十分美麗。因為愛美，小小年紀的我們也變得怕墳塋，將扁竹葉的花兒採來，一瓣一瓣地摘下，輕輕地放到溪流裡，看着一朵一朵的花兒伴着嘩嘩的溪水隨波逐流，飄向遠方，我們光着腳板，在岸邊使勁追逐，那種心情美麗極了，至今難尋……

不知不覺童年遠去，故鄉遠離。想起扁竹葉的時候，我就想起了故鄉的山林和田野，想起了故鄉普通普通的人和事。

余孟書

調音

柱特質與演奏意境，宮與商是五聲音階裡的兩個音，〈別鶴〉和〈採蓮〉皆為曲名。防風材質的衣料，印了那幾行文字，由同一起學習古箏的朋友還有多少人記住如此小事，我不知情，但他們絕大多數都穿過同樣的外套。和他們類似，我學習古箏先以十六弦入門，等基礎練得差不多後，再轉換成二十一弦。至於調音，當然也從十六弦開始學習。說實話，調音若學會了訣竅，幾條弦都不成問題，但對於從未調過音的我而言，哪怕只是少一根弦，都能減輕內心負擔。如果想將古箏演奏得還算像樣（暫且不論練習時間和效率），調音這項工作絕對不可省略或輕忽。相較於鋼琴的八十八個琴鍵和複雜結構，為古箏調音單純多了。古箏以「宮、商、角、徵、羽」構成五聲音階，比起童年時代跟着鋼琴老師哼哼唱唱的七聲音階，少了兩個音。預先知道調音能少處理兩個音，我的心情頓時輕鬆不少。

初學調音的我，看完前輩的詳盡示範後，半秒不敢悠哉，趕緊擺好電子式調音器，打開右側的箏首木蓋，立即用專屬扳手輕輕調整每個轉軸，校正音律。為了不拉斷鋼弦，必須緩緩轉動。慢，反而費力。狡猾的酸痛，此時會伴裝成一名擊鼓者，趁勢敲打我的肩頭。每當我調完一個音，它就往肩頸敲擊，奉送更多的酸和痛。

想讓音律盡快歸於正確位置，唯有忽視那些干擾調音工作的酸痛與心魔，假設它們不存在。於是我將精神再度專注起來，重新於狹小空間裡轉動金屬細軸，繼續尚未終結的調音作業，直到陸續調整完每根弦的音準，並確認每顆雁柱都站得安穩後，才放心地闔上箏首木蓋，準備驗收。

初試調音的結果，成績斐然，箏聲煥然一新。音律校正之後，我們宛如吞服了效用特

別厲害的定心丸，可以拿起大刀挑起闊斧，割除據守於舞台周遭令人感覺緊張的魘魅。透過次次調正，樂器才能精確得像分秒不差的鐘錶一樣，守住標準，守住時時刻刻。我照貓畫虎，學得有模有樣。摸索時間未經太久，已熟稔整套調音流程，不覺工序冗長，也不再因為酸痛而拖拖拉拉了。若有初學古箏的新朋友想嘗試調音，我竟然也可以示範給他們看呢。

環視演奏廳，一切準備就緒。觀眾席坐滿七八成的觀眾。各式各樣的樂器慢慢沉默了。整個空間變得很安靜。每條琴弦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音高，每個人也陸續找到他們的位置。演奏廳的空調系統緩緩吹出冷氣，手腳如果不輕微活動一下，就會感到幾絲寒意，但倒不至於需要擋風外套。

那件印着《筆賦》的擋風外套已然淘汰，離開我的衣櫥許久，大概早就脫胎換骨，不知流轉到哪個遙遠的時空去了。挑起箏弦所發出的錚錚鏗鏘，逐漸被日常瑣事層層消音，轉變成某種無言的印象，惜聲如金。調音流程卻仍舊在我腦中踴躍，恍若有一隻隱形的扳手，經常從黑暗中探出身子，親自校正每個偏失律度的音律，你此刻的音律，符合標準嗎？你所找到的位置，除了可以欣賞別人演奏之外，也是能讓你好好演奏的位置嗎？它總是如此這般，不厭其煩地問着我。

歲月如風，吹過觀眾席的熾亮，只有舞台的聚光燈未曾減滅，默不作聲地凝視我，然後悄悄給予一小勺恰好足夠照耀回憶的光線，那些逐日沉靜的錚錚鏗鏘又在我心中重新活絡起來。我朝前方望去，等候上台表演的孩童端坐於第一排預備席，他們挺直腰桿，專心背誦着五線譜上的豆芽菜，而身旁完成調音的那把樂器，彷彿蓄勢待發的鴉禽，眼神銳利地守望她的主人。